

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

四明山大方廣無生居士胡幽
貞刊纂

此傳本花嚴疏主藏公門徒僧惠
英集爲上下兩卷今予鄙其事外
浮詞蕪於祥感乃筆削以爲一卷
俾有見聞於茲祕乘生難遺想各
勉受持

西域無著菩薩弟天親少習內氏長
通五部初業小乘造小乘論五百部
無著愍其聰穎未發大心深媚小法
非議大教遂方便示疾使人呼而誘
進之爲其廣說病之因業天親遂以
兄之受持維摩法華涅槃華嚴等經
抗聲轉誦無著凝聽且喜且悲天親
覽經數辰方獲信悟深敬華嚴一乘
是諸佛境界遂捨小師大深自悔咎
欲以利刀斷舌爲謝前過無著誠之
日向以汝口激揚權教毀斥真乘今
還以汝口贊美真乘自滅深累何斷
舌爲天親於是入山受持花嚴後造
十地論有所不通來問無著無著未
通昇知足天請訣慈氏論纔絕筆地

大震動論放光明照數百里舉國慶
異廣如無著傳中說

魏朝并洲僧靈辨童子出家精心佛
乘專以花嚴爲業時未有疏論每思
玄旨請益無所於是嚴飾道場頂戴
華嚴晝夜行道六年有餘步步流血
哀請文殊加被誓通典典克誠無替
忽於一夜感見童真及明朗悟華嚴
法界七處九會即入微定皎若當時
猶歷目覩耳聽心領昔所未了今無
不通遂於彼洲西縣兄山中造華嚴
論一百卷

東晉沙門支法領幼年出家心行精
志悲嘆能仁滅後正教凌替及往西
天詢求聖典行至于闐忽遇西來三
藏一乘法主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
釋迦種姓甘露飯王之裔孫也是大
乘三果人即當第三地菩薩將華嚴
梵本三萬六千餘偈來若於經中有
所不通即昇兜率請問彌勒世尊法
領哀請三藏慈降震旦流通華嚴依
請而來京師安置行坐不與凡同或
於窓牖間出入無礙同住諸僧悉皆

驚異咸謂之魔衆僧遂問三藏曰法
師得過人法耶三藏對曰吾今已得
諸師乃集京城僧衆作法羯磨而欲
擯棄而三藏遂攝衣鉢昇空現諸神
變騰身坐飛南往揚洲如鳥翔空舉
僧愕悔不可復追以義熙十四年三
月十四日於建業謝司空寺造護淨
法堂翻譯華嚴當譯經時堂前忽然
化出一池每日旦有二青衣從池而
出於經堂中洒掃研墨給侍際暮還
宿池中相傳釋云此經久在龍宮龍
王慶此翻譯故乃躬自給侍耳後因
改此寺爲興嚴寺 同翻譯沙門惠
業惠嚴惠觀等從三藏筆授吳郡太
守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等爲檀越
至元熙二年六月十日譯畢後至
大宋永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與梵
本再校勘已 宋主請求那跋陀羅
三藏講此經三藏恨以方音未通不
盡經旨乃入道場請念觀音未盈七
日遂夢易漢首於梵頭因即洞解秦
言時號換頭三藏是也佛馱跋陀羅
三藏初至闐中問鳩摩羅什法師曰

汝所譯經論云何什曰法華維摩等經中十二門等論三藏曰如君所譯未出人度外何足廣置大名時關中盛稱三藏爲大論師他日秦主姚興請三藏於東宮持論座下學士三千餘人釋有生肇融毅等儒謝靈運費長房等皆莫敢舉問什公乃抗聲問曰君以云何爲正見三藏曰謂見一切法空什曰既空何所見對曰見空可非無見什曰空可見否三藏曰空不可見什又問君以云何破色空三藏曰色無自體聚衆微以成色折色至微所以色空什曰君以折色至微令色空當云何復破極微空三藏曰衆人皆以方分分之明極微空吾意不然什曰於意云何三藏曰由一微故有衆微由衆微故有一微微無自性何折之有什公聞此茫然不知是何言說遂不復問時衆皆莫達三藏一乘深旨又宗輔什公乃謂三藏無答於是休論三藏歸院已生肇寶雲等又詣問欲決前義云什公未曉所談三藏曰此義難了吾言甚易什自

憐耳什後又自問亦如前答終莫之究幽貞問此什公論錄於一乘有道形沙門欲同窺一乘之論俱聞三藏之說故附出此中

北齊惠炬法師幼而厭俗長業華嚴十五六年於道場中六時禮旋晝夜誦持初無懈歇於寐夢中見一童子自稱善財告惠炬言師既能研精華嚴欲究佛境明日向南來與師聰明藥令師得悟經旨惠炬明朝具陳諸僧遂香湯洗浴身服淨衣手執香爐歸命三寶願所尋求必獲如夢即與童子南行心口專志恒念文殊緣路數里忽見一池方圓半里雜花匝岸有菖蒲意菖蒲是聰明藥爰命從童入水採之忽獲一根大如車軸歸寺丸合纔服衆許便覺輕安神爽日誦萬言因獲精解華嚴造此經疏十餘卷講經五十遍

年前感其所地涌甘泉供足不啻林生菓樹樹繁實遠近採取無所罣礙忽雨深雪行李不通齋糧時竭於是則有山神送藥狀似醍醐味甘於乳喫之一匙七日不饑益加心力身輕目明若夜禮誦自有燈現晝日誦經則衆鳥集聽山神眷屬現身圍繞異香時來奇菓每至有時夜誦口放光明照及四十餘里光色如金遠近驚異或有人往尋到山唯見居士誦經口中光明時年九十有二無疾而終荼毘之時牙齒變爲舍利獲百餘粒悉放光明數日不歇于時僧俗收之豎塔供養

永徽年中禪定寺有兩僧名道祥惠悟咸隱太白山中祥即持誦涅槃悟即持誦華嚴服餌松朮六時禮懺晝夜誦持積有年歲忽於一時見一居士鬚髮皓首所衣潔素儀容恢美前來設禮庠序而言弊居設齋欲請一僧僧曰此唯二僧俱往可不居士曰弟子貧家本擬請一僧僧問意欲交誰行云請華嚴法師悟遂赴請隨居

士行可百餘步居士於是騰身於空中問悟曰師何不昇空悟對曰貧道無翅昇空未得居士問悟師猶未得神通耶悟答曰實未得居士却從空下安致悟於居士衣襟中坐又令冥目于時只聞耳邊颼颼風聲可半食頃還放履地遂令開目不知到處環視唯見大山觀其屋宇皆是湧出延悟入堂禮佛纔畢忽見五百異僧執錫持盂翔空而至悟敬異僧寧敢居上遂從下行居士來語曰師受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於小聖下坐遂却引悟坐於五百聖衆之上齋後洗漱已諸聖便騰空而去居士乃遣人擎一床寶物將以贖悟令與呪願悟曰貧道來不由地居士携攝至此自迴不得請垂送歸誦經報德居士曰本所齋意在師一人雖有五百羅漢來食皆臨時相請耳師且與呪願當即發遣人送歸本居悟與呪願已庭前有三五童子各可六七歲居士呼之又重標名於一童子遽來居士語曰汝可祇事此法師童子便請於悟曰

師暫開口悟即依開童子觀之云師甚多病童子即將手向身上摩遂取少藥大如麻子分爲三丸與悟吞之又請開口童子忽飛入口中悟當時便騰虛還本所居住空中謂祥曰向蒙神仙居士請齋遂獲神通今欲暫之蓬萊金闕紫微等宮以持誦本業言訖辭祥攝三衣瓶鉢及所受經昇空而去

顯慶年中九隴山有一尼師志精佛乘華嚴秘藏入山受持二十餘載禮誦無替依教修行性定心寂遂證惠眼得因陀羅網境界十方世界微塵刹海九會道場了了明見如鏡中像焉

總章元年西域有三藏梵僧來至京洛高宗師事道俗歸敬華嚴藏公猶爲童子頂禮三藏請受菩薩戒時衆白三藏言此童子誦得華嚴大經兼解其義三藏驚歎曰華嚴一乘是諸佛祕藏難可遭遇況通其義若有人誦得華嚴淨行一品其人已得菩薩淨戒具足不復更受菩薩戒西域傳

記中說有人轉華嚴經以洗手水滴著一蟻子其蟻命終生忉利天而況有人能得受持當知此童子於後必當廣大僥益能施群生無生甘露上元年中洛州敬愛寺有僧生緣在鄭州歸奉親所親行及鄭洲界暮宿店家次有僧來不知名號亦投店宿與前來僧並房安置其後來僧謂主人曰貧道遠來疲頓餒乏主人有酒酤三升有肉買一斤具有資直請速致之無至遲也主人遽依請辦僧盡嗽之其敬愛律師怒而訶之身披法服對俗士恣嗽酒肉不知慚愧其僧默而不答至於初夜索水漱口端身趺坐緣發梵音誦大方廣佛華嚴經初標品題次誦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其僧口角兩邊俱發光明狀若金色聞者垂淚見者發心律師亦生羨慕竊自念言彼酒肉僧乃能誦斯大經比至三更猶聞誦經聲聲不絕四袂欲滿口中光明轉更增熾遍於庭宇透於孔隙照明兩房律師初不知是光而云彼客何

不息燈損主人油律師因起如廁方窺見金色光明自僧之口兩角而出誦至五帙已上其光漸收却入僧口夜五更誦終六帙僧乃却卧須臾天明律師涕泣而來五體投地求哀懺過輕謗賢聖願罪消滅

儀鳳年中西域有二梵僧至五臺山齊蓮花執香爐肘膝行步向山頂禮文殊大聖遇一尼師在巖石間松樹下繩床上端然獨坐口誦華嚴時景方暮尼謂梵僧曰尼不合與大僧同宿大德且去明日更來僧曰深山路遙無所投寄願不見遣尼曰君不去某不可住當入深山僧徘徊慚懼莫知所之尼曰但下前谷彼有禪窟僧依而往往尋果見禪窟相去可五里餘二僧一心合掌手捧香爐面北遙禮傾心聽經聆聆於耳初啓經題稱如是我聞乃遙見其尼身處繩床面南而坐口中放光赫如金色皎在前峰誦經兩帙已上其光盛於谷南可方圓十里與晝無異經至四帙其光稍稍却收至六帙都畢其光並入尼

口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云震旦國東北方有菩薩住處名清涼山過去諸菩薩恒於中住今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萬菩薩俱其山在岱洲南忻洲東北名五臺山首楞嚴三昧經云文殊是過去平等世界龍種上尊王佛又央崛摩羅經云文殊是東方歡喜世界摩尼寶積佛彼神尼之境界必文殊之分化以示梵僧也

垂拱初年有中天竺三藏法師日照遠將梵典來此傳譯高宗詔太原寺安置召集京城大德僧共譯大華嚴密嚴等十餘部經僧道成薄塵圓測意應等證義複禮思玄等執筆惠智等譯語時華嚴藏公在寺因翻譯次問三藏曰西域頗有受持一乘獲感應否三藏曰貧道比尋師至於南天夜宿一寺有大德六十餘僧皆誦華嚴爲業以文殊爲上座寺僧有已者以誦得華嚴經者次補其處每以日暮來集焚香禮懺各誦一卷華嚴以爲恒准此寺本輪伽烏捨寶造之緣衆僧誦華嚴經其鳥遂感生天其餘

感應甚多不可備述垂拱三年四月中華嚴藏公於大慈恩寺講華嚴經寺僧曇衍爲講主散講設無遮會後藏公往崇福寺巡謁大德成薦二律師時塵律師報藏公曰今夏賢安坊中郭神亮檀越身死經七日却蘇入寺禮拜見薄塵自云傾忽暴已近蒙更生當時有使者三人來追至平等王所問罪福已當合受罪令付使者引送地獄垂將欲入忽見一僧云我欲救汝地獄之苦教汝誦一行偈神亮驚懼請僧救護卑賜偈文僧誦偈曰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神亮乃志心誦此偈數遍神亮及合同受罪者數千萬人因此皆得離苦不入地獄斯皆檀越所說當知此偈能破地獄誠叵思議藏答塵曰此偈乃華嚴第四會中偈文塵初不記是華嚴猶未全信藏公乃索十行品檢看果是十行偈中最後偈也塵公歎曰纔聞一偈千萬人一時脫苦況受持全部講通深義耶

垂拱三年惠英比丘從藏公於慈恩寺座下聽講華嚴已巡院經行至翻譯院時與慈恩弘志法師楚國寺光法師偕行藏公謂諸德曰西域有勒那三藏法師唐云寶意講華嚴聽衆數千忽有二人形貌端嚴身光赫奕於大衆前禮三藏曰弟子從忉利天帝釋使來請法師天上講華嚴經願垂即行三藏曰貧道講猶未畢未可相隨畢即依請使者曰幾時當畢三藏曰猶有兩帙使者又云願畢在畢當更親迎三藏許已忽即不見及講欲終纔收經了使者又來當時都講梵音維那等法師於高座上一時遷化隨使赴於釋宮講贊大乘深旨當知華嚴秘藏天上人間無不宗重天授元年華嚴藏公歸觀祖母到曾洲牧宰香花郊迎至二年請講華嚴說法之次議及邪正時有少道士在側歸報弘道觀主北寺講師誹謗道尊觀主聞之其怒明晨領諸道士三十餘人來至講所面與愠色口發粗言謂藏公曰但自講經何故論道門

事藏公曰貧道自講華嚴無他論毀觀主問曰一切諸法悉皆平等耶藏公對曰諸法亦平等亦不平等觀主又問何法平等何法不平等答曰一切法不出二種一者真諦二者俗諦若約真諦無此無彼無自無他非淨非穢一切皆離故平等也若約俗諦有善有惡有尊有卑有邪有正豈得平等耶道士詞窮無對猶嗔不解於如來所生毒害言歸觀經一宿明朝洗面手忽眉髮一時俱落通身瘡疤方生悔心歸敬三寶求哀藏公誓願受持華嚴經一百遍轉誦向二年猶有十遍未畢忽感眉髮重生身瘡皆愈曾洲道俗無不見聞聖曆元年則天太后詔請于闐三藏實又難陀與大德十餘人於東都佛授記寺翻譯華嚴僧復禮綴文藏公筆授沙門戰陀提婆等譯語僧法寶弘置波崙惠儼去塵等審覆證義太史太子中舍膺福衛事參軍于師逸等同共翻譯則天與三藏大德等於內遍空寺親御法筵製序刊定其夜則天夢見

天雨甘露比至五更果有微雨香水之雨又於內苑庭沼中生一莖百葉蓮華綠枝紅葩香艷超倫蓮花有三種一人間華有十葉二天上華有百葉三淨土華有千葉今內苑生百葉者明是天華也則天嘉此翻譯瑞應詔出花樣使中官送向佛授記寺翻譯之所舉寺僧衆及懷洲大雲寺什法師在悉同觀觀敬歎希奇至聖曆二年十月八日譯新經訖詔請藏公於佛授記寺講此新經至華藏世界品講堂及寺院地皆震動舉衆驚異都維那惠表僧弘置等連狀聞奏勅批云昨敷演微言弘揚秘頤初譯之日夢甘露以呈祥開講之晨感地動而標異斯乃如來降迹用符九會之文豈朕庸虛敢堂六種之震披覽來狀欣暢兼懷聖曆年中于闐三藏實又難陀於佛授記寺翻譯華嚴向藏公曰本國有沙彌名彌伽薄持十戒雖未受具身意清淨專誦華嚴於一日中有二使者至作禮狀貌偉麗身有光明彌伽

怪異問所從來使者對曰弟子自降
 忉利帝釋使來請師誦華嚴經願垂
 即行伽曰未審天帝何緣見命而誦
 經耶使者曰帝與脩羅戰時每被凌
 迫帝以天眼觀視閻浮欲求念誦加
 護縱有四漢未辦斯事唯見法師專
 精華嚴心遊佛境可爲人天福田所
 以見迎耳師曰貧道必能有所饒益
 豈敢辭耶於是受請閉目俄頃便至
 天宮帝喜曰每被修羅見擾故屈師
 來師受持華嚴諸天護持善神影衛
 請爲誦經以禳彼敵帝即脫天冠擬
 於虛空忽然化出殿堂七寶所成四
 門八牖摩尼衆寶之所莊飾懸繒幡
 蓋間列花香以爲供養請入殿坐蓮
 花座誦華嚴經聲寥高遍徹天宮
 帝釋即領三十三天四兵侍衛萬衆
 圍遶坐於寶臺乘空而行向其闕所
 脩羅軍衆覩此威靈即便退衄徒侶
 潛竄於藕孔中帝釋却請師天宮供
 養施以七珍異寶帝釋又白師言若
 須長生之藥亦當奉上請住天宮無
 見辭也師曰割愛出家求無上道世

間珍異及長生事非所志焉帝於是
 五體投地一心頂禮曰願成菩提時
 誓相濟脫莫見棄遺迺遣使送還閻
 浮所有衣服皆染天香終身不滅後
 終願生淨土實又三藏具識此沙彌
 者矣聖曆年中于闐三藏實又難陀
 云龜茲國中唯習小乘不知釋迦分
 化百億現種種身雲示新境界不信
 華嚴大經有梵僧從天竺將華嚴梵
 本至其國中小乘師等皆無信受梵
 僧遂留經而歸小乘諸師迺以經投
 棄於井經於井中放光赫如火聚夜
 諸師覩之疑謂金寶至明集議使人
 漉之乃是前所棄華嚴經也諸師稍
 爲驚異遂却入歸藏經中龕安置他日
 忽見梵本在其藏內最上隔諸師念
 言此非我釋迦所說耶吾見有少異
 乃收入藏中何人輒將向此上隔又
 以梵本置於下龕僧衆躬鎖藏門自
 掌鑰鈎明日開藏還見華嚴在其上
 隔諸師方悟一乘大教威靈如此
 慚悔過責信慕漸生矣
 證聖年中花陰鄧元英有本名元爽有一

親友忽染時患死經七日却蘇謂
 元爽曰見冥道宮吏將追君父文案
 欲成急修功德以禳之元英驚懼曰
 修何功德而疾獲免彼人云急寫大
 華嚴經一部若遲大期不遠元英乃
 遽市買紙向隣寺伏禪師院請禪師
 與名召經生如法護淨一時書寫未
 旬旬日經已周畢辦齋慶之於後遂
 免斯厄元英仍依母服哀切在懷至
 其冬十一月中於母墳所舊種寒枯
 之莖忽生花葉芳薤榮艷五彩含英
 斯蓋寫經之感也洲縣以之聞奏則
 天嗟異賜立孝門降勅旌表
 如意元年降洲有二童女皆性識靜
 正眇年依師姑誦華嚴經得三十餘
 卷師姑戒行精苦常誦華嚴爲業欲
 教二女令得剃度無幾師姑忽然端
 坐而終二女朝朝詣墳所號泣經於
 三年墳上忽生紅蓮五莖二女覩華
 感異益以號慕忽見一梵僧神儀甚
 偉來問女曰汝何哀號如是女對曰
 於和尚所誦習華嚴志求出家不圖
 無感師姑早喪僧曰汝既能懇求剃

落何憂不果僧乃於懷中出一磚像方圓六七寸以授二女而告之曰汝將此像於家供養不久當獲出家女得像已禮謝梵僧少頃忽然不見女即將歸家如法供養精懃信敬一心無怠其像方圓日長一寸十日間無日不長後至丈餘洲縣知之兼花檢覆聞奏則天異之詔遣二女兼花根莖同入發墓取花乃見花莖透棺而出破棺取根根自師始舌上而生光彩鮮艷洲縣同見二女京召入內則天自手執刀落髮並賜三衣瓶鉢等俱配天女寺因此便出勅天下諸寺各度僧尼二人

大足年中楊洲大雲有僧弘實美儀貌善誦經每自恃憊於人忽然一日眉上鬢下出一瘤癰其大如桃旬日之間漸長三寸餘其僧耻之不出房門於寺醫療日更增甚因自思惟此疾有二因緣一則過去業感二由見在輕慢賢聖遂即發願於其房中轉讀華嚴經一百遍晝夜香花精懇禮懺轉經至六十遍夜中忽夢有人來

語之曰汝欲愈病吾與汝醫以手執刀截却其癰於便驚覺至明具向諸僧廣說於是癰上生瘡瘡中出膿經於一月其疾全瘥亦無瘡盤楊洲僧筠入洛具以此事說於花嚴藏公

西京崇福寺大德惠招法師或云惠祐華嚴藏公之同學也學行精苦自小師事儼和尚專業華嚴偏誦性起一品三卷新譯名如來出現品以爲恒業其僧好靜未居崇福寺已前久禪誦在山每於靜夜洗漱焚香坐於繩床而誦斯品忽於一夜正誦經時而有十餘菩薩從地踴出坐蓮花臺身相金色光明赫然合掌跪而聽經誦經纔終便沒不見惠招密向藏公自說此靈感事藏公轉向門人惠諒惠雲玄觀如琮等而說之也

永徽年中定洲有禪師名修德學徒數萬禪之領袖也而專業華嚴欲寫斯經敬爲宗故先以沈香漬水而種諸樹樹大取皮造紙而用寫經經生筆匠造紙等三人大小便並皆洗浴護淨每一卷了施以十縑裝染周畢

設齋慶贊香函盛之志心禮拜當設齋日道俗雲趨初開函時金光遠照徹百餘里山東五十餘洲皆來禮經開外道俗無不聞知時有閩人劉謙之北齊第三王子之從者也齊太和年中王子燒身以供養文殊菩薩謙之薄殘缺乃發心住五臺山專業華嚴晝夜受持六時禮懺頻曆歲時精懇匪懈乃感文殊加護忽然鬚髮自生根體具備聲韻雅朗人鮮及之既復形鬚單懸彌志洞曉經旨乃製華嚴論六百卷

幽貞竊聞西薩遮俱盤國山中有具足下本一十萬偈不思議解脫大方廣佛華嚴經唯願此經早得具足傳譯此土普利一切有情幽貞以有唐建中癸亥紀敬發此願爲此歸命文於諸禮佛時次及十二部經而禮之不禮佛時念持此歸命文華嚴有不可說剎海微塵數偈品豈貝葉所能傳寫皆諸大菩薩陀羅尼力之所記持海雲比丘所受持經以大海量墨須彌山聚筆書寫一品猶不可窮

少分龍樹祖師於龍宮見文字結集所傳之經有上中下三本上本有十箇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中本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有十萬偈四十八品其上中之本亦非閻浮人力可能受持所以西域唯有下本十萬偈經今在彼國山中此土所譯八十卷經梵偈唯四萬五千於十萬中乃略出耳幽貞悲此土經猶未具故廣發是願附出此傳蓋欲勸諸道者見之皆同禮念哀請下本經具足早傳此土也傳中僧所教檀越神亮誦偈是前所譯經本也後譯偈言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應觀法界性 一切唯心造

上元年中孫思邈服流珠丹雲母粉生一百五十歲顏如處子至長安說齊魏間事明如目親書寫此經七百五十部

太宗欲讀佛經問邈何經爲大邈云華嚴經佛所尊大帝曰近玄奘三藏譯大般若六百卷何不爲大而八十

卷華嚴經獨得大乎邈答云華嚴法界具一切於一門中可演出大千經卷般若經乃是華嚴中一門耳太宗方悟乃受持華嚴一乘祕教亦名大不思議解脫經功用大故感應亦大道者欲學佛心慧了佛境界證佛地位依此一乘法性悔而修行者不歷地位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悉與三世諸如來等譬如衆流一滴之水纔入海中即名海水若依大乘二乘權教備修萬行綿歷多劫不知聞是經以少方便疾得菩提經云此經不入一切衆生之手唯除菩薩摩訶薩一切聲聞緣覺不得此經何況受持若菩薩億那由他劫行六波羅蜜不聞此經雖聞不信是等猶爲假名菩薩若有經卷地如來塔廟禮拜供養彼衆生等具足善根滅煩惱患得賢聖樂吾徒其勉之予師事禪祖無名公側聞普賢大行海印深定法界體性方知華嚴釋氏宗極所以刊修此傳廣示未聞也

華嚴感應傳一卷終

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

校勘記

底本，錄自上海涵芬樓本。此書宋崇寧藏收錄於「願」字函，一卷，無校。收錄緣由參見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卷一之上校勘記。